

把文本变成自己的：恰当阅读中国哲学之反思

[美] 安乐哲

王柏华 译 温海明 校

Proper(本身的、正确的、固有的、特有的、正当的、适当的、恰当的、严格意义上的,等等)这个词源自拉丁词 proprius——物为己有(物为己用)。因此 proper 跟 appropriate(适当的)、property(所有权)等词同源。孟子把我们恰当阅读的书称做“尚友”(friends in history)。在本篇论文里,我将考察他这个说法蕴涵的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中国,从首部经典《易经》以来,一直有一个预先假定:知识是在杜威(John Dewey)所谓“变易事物的相互作用”——“发生与转化”的遍在过程之中被发现的。中国宇宙论赞同一个假设,也就是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总结的“本体论原则”——有限事物在本体论上的相等观,按照这个观念,一切有限事物都是实在的事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多元论的实在论”。^①这个本体论原则是对一切事物之实在性的确认,正如它是由它的构成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所构成的,无论是每一个事物,还是每一种事物,或者是如经验本身一样未经整合的事物整体,都是如此。在《中庸》中,我们读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②

这样的一个万物不二的世界是 kosmoi 而不是 kosmos^③,构成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多元的,而且整体也不受制于万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在这个多元不一的世界(pluriverse)里没有“上帝”(God)的位置。秩序是“万物”或“万有”之间的偶

① 怀德海(1933):356。《庄子·齐物论》里直接提到了这个假设。

② 《中庸》26。

③ Cosmos 的希腊语词源即 kosmoi, kosmos 是其复数形式。——译注

然关系所随机发生的和谐,跟上帝最接近的事物是精神性,它得自于一个由生命激发的繁荣的共同体生活。既然没有把意义的终极源头设定为“多后面的一”(One-behind-the-many),那么就不存在单一秩序的世界即“uni-verse”(沿着一个特定方向)^①,只存在生生不息的和谐,其中,生命的特性是由不停息的共同创生(co-creating)的个别达成的。

《中庸》第 25 章清楚表达了这个彻底处在情境中的共同创造过程: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由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于是,意义总是有情境的,而不是“无中生有”(ex nihilo)地来自于一个单一的外在源头——某种上帝观或自然法或柏拉图式的观念。意义是“依其情境”(in situ)地来自不断深入的关系的培养,我们把它称做“语境化的艺术”(ars contextualis)。

因此,正如怀德海和杜威,中国古代宇宙论也赞同所谓“唯一的生就是情境共生”这个中心思想。在怀德海和杜威的激发之下,我们持续反思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中国关于宇宙秩序的假定中不存在任何超验主义,这样的反思会使我们在哲学上获得一笔重大的意外收获。秩序永远具有偶然性,这是中国一个普遍深入的假定,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哲学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刻可以有益地参与到西方哲学的叙事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中有一种对宇宙的复杂精微的过程式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加入到哲学学科(至今仍然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学科)正在进行的对超验主义的内在批评之中。简单地说,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传统一直致力于各种形式的过程哲学,既然目前人们对怀德海,特别是对美国实用主义兴趣正浓,这种新近出现的在我们自己的哲学文化中成熟起来的西方版的过程哲学,自然可以有益地从中国传统中吸取实质性内容并寻求批评。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以阅读孔子《论语》的具体而持续的“过程”为启发,来支持我的观点:孔子的确是一个过程哲学家。我的论点是:《论语》不仅在承续

① pluriverse 与 universe 刚好相对。根据《美国传统词典》,universe 的拉丁词源是 universus,此词是由表示“一”的 unus 和表示“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的 versus 构成的。Universus 的字面意思因此就是“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译注